

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： 刺破暗夜的光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始于柴可夫斯基

1873年4月1日,拉赫玛尼诺夫出生在彼得堡附近的一个音乐世家,4岁随母亲学钢琴。姐姐常自弹自唱柴可夫斯基那首《寂寞的心》,这是他初次接触到那位影响自己一生的大师的音乐。

关于音乐家的小时候,总是有一些奇迹来佐证他们的天才,拉赫玛尼诺夫也不例外。在拉塔利诺撰写的传记里,提到拉赫玛尼诺夫3岁(或者4岁)时,有一天,全家人出门旅行,只留了拉赫玛尼诺夫和照顾他的家庭教师在。当时,这位幼童要求老师唱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给他听,并告诉老师他会用钢琴为她伴奏。最终,他们的合作圆满成功了。

然而,拉赫玛尼诺夫的幸福童年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很快,他后来的际遇就如同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样:家庭破碎、妹妹去世,他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里,在彼得堡街头,无休无止地漂泊流浪……12岁时,他独自远赴莫斯科,师从著名钢琴家兹威列夫。兹威列夫与音乐大师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都有很深的交往,而这两人都对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1886年3月23日,柴可夫斯基的《曼弗雷德交响曲》进行首场演出。拉赫玛尼诺夫欣赏之后,把该曲改编成四手联弹的钢琴曲。他的老师兹威列夫听了很是欣喜,一天晚上,他特意把柴可夫斯基请来,听了拉赫玛尼诺夫和兹威列夫另一位学生共同弹奏的这首改编作品。关于这天晚上的情景,柴可夫斯基在日记里作了记载,他特别提到了这场交响音乐会,并记录了音乐会后曾和兹威列夫等以及兹威列夫的学生们共享晚餐。

很难想象,这件事对于当时只有13岁的拉赫玛尼诺夫会有多么大的触动:一位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屈尊去聆听一个小孩弹奏他的作品改编曲。此时,他们的缘分刚刚开始。

1892年,拉赫玛尼诺夫

毕业,毕业作品是为丹钦柯的歌剧脚本《阿列科》谱曲,获得了金质奖章。他19岁成为职业作曲家,音乐出版商古泰尔主动找他,柴可夫斯基帮他同出版商打交道。

《阿列科》在莫斯科演出,彩排时柴可夫斯基亲临排演场,问他愿不愿将《阿列科》与自己的新歌剧《约兰达》同台演出,这使得拉赫玛尼诺夫受宠若惊。首场演出,他的家族成员都出席了。而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柴可夫斯基的光临,他不时从包厢探出身来热烈鼓掌。

1893年秋,拉赫玛尼诺夫因到基辅指挥《阿列科》,错过了观赏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指挥首演《悲怆交响曲》的机会。没想到几天后,大师就驾鹤西去。拉赫玛尼诺夫无限悲痛,写下了《挽歌三重奏》。

抑郁症与大文豪

《第一交响曲》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一部有分量的作品,1896年在彼得堡首演,由著名作曲家、指挥家格拉祖诺夫指挥。这首乐曲充满现代的、新颖的音乐语言,因而不受风格保守的格拉祖诺夫的喜欢,演出时,被他作了不小的改动,除了曲谱的大结构,其余细节已面目全非。结果演出失败,对曲作者打击极大。令拉赫玛尼诺夫郁闷的是,自知写了出色的作品,演出时却败在无法理解自己思想的指挥家手上,由此他患上了抑郁症。

拉赫玛尼诺夫因抑郁症无法创作。在这期间,他与两位俄罗斯大文豪的交往十分耐人寻味,其中一位使他的抑郁症雪上加霜,另一位则是雪中送炭。

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非常景仰列夫·托尔斯泰(1828年—1910年)。于是,为了使拉赫玛尼诺夫的抑郁缓解,重拾信念,他家族的一位好友利



拉赫玛尼诺夫

今年是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(1873年4月—1943年3月)诞辰150周年。

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前半叶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。他继承柴可夫斯基的传统并有所发展,他的作品旋律丰富,擅长史诗式的壮阔风格。他后期的作品以创新精神显示出与现代主义思潮的贴近,极富魅惑。

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会提到拉赫玛尼诺夫高大的身材和他的巨手,有人说,拉赫玛尼诺夫是用钢铁和黄金铸成的,钢铁是他的手臂,黄金是他的心灵,他和他的音乐组合一起,便是刺破暗夜的那道光。

文公主安排他与托翁见面,希望大文豪对拉赫玛尼诺夫的事业进行一些指点和鼓励。1900年1月,拉赫玛尼诺夫和同岁的好友——男低音歌唱家费奥多·夏里亚宾(1873年—1938年)一起去莫斯科郊外的托翁寓所拜访,他们合作表演了拉赫玛尼诺夫新作的艺术歌曲《命运》,但托尔斯泰毫不留情地来了当头一棒:“告诉我,有谁需要这样的音乐?”

这确实是进入晚年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的体现,他崇尚“自然的”“朴素的”“人民的”,他认为艺术如同民歌,像学院派的“文人音乐”,他历来没有好感。

过了一会儿,托翁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辞过激,于是向两位年轻人赔了不是,但他的这一评判,对本来就社恐并极其敏感的拉赫玛尼诺夫而言,打击是巨大的,并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抑郁。

而另一位文学大师、以短篇小说闻名的安东·契诃夫(1860年—1904年),却给拉赫玛尼诺夫带来了温暖和鼓励。1898年,拉赫玛尼诺夫和夏里亚宾前往雅尔塔演出时认识了契诃夫。1900年4月底,也就是在达尔医生的治疗结束后和开始创作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(简称《拉二》)之间的一段时间里,两人再度南下。在一场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歌曲音乐会后,契诃夫来到后台向两人祝贺,并对拉赫玛尼诺夫说:“虽然你现在默默无闻,但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!”这是让拉赫玛尼诺夫极其感动并终生难忘的瞬间,直到晚年,他都时常提起。

《拉二》的华彩

几乎所有深爱《拉二》的人都知道,拉赫玛尼诺夫在1890年—1900年这段时间,心灵上曾经历过一番惊涛骇浪——如果没有达尔医生出手相救,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

能否像今天一样绚烂而芬芳,甚至他的生命都可能随时逝去。

与托尔斯泰见面之后不久,拉赫玛尼诺夫的家人为他找到了达尔医生,正式开始治疗。达尔是业余音乐家,他对拉赫玛尼诺夫的情况很理解,治疗时采用催眠术,不断在拉赫玛尼诺夫的耳边说:“你将开始写乐曲,乐曲能写得称心如意,乐曲会很好的……”达尔快捷有效地治愈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心理疾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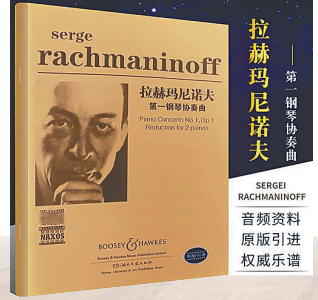
拉赫玛尼诺夫又恢复了作曲能力,完成了《拉二》。他将作品献给达尔,感谢医生给予自己第二次创作生命。1901年,《拉二》首演,他亲自担纲独奏,大获成功,赢得人们的普遍赞扬。《拉二》奠定了他作曲家的地位,成为其代表作,是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。他也从此开始了新的创作高峰。

《拉二》的创作极其特别,正在接受治疗的拉赫玛尼诺夫突然迸发出灿烂的灵感,他几乎以最快的速度写下了第三乐章的华彩段,并且顺利谱写出第三乐章。第二乐章的柔美令人如痴如醉,第三乐章的风格却是完全迥异的,暴风骤雨般的华彩带动了整个第三乐章的旋律,而第一乐章如同钟声一般灰暗而沉重的和弦,正是拉赫玛尼诺夫创作第一乐章时,对于第三乐章狂风骤雨的回应——几乎所有的协奏曲都会由乐队某一乐器把主音钢琴逐渐带入,而《拉二》告别了这样的冗长,故事般的钟声带着对于忧郁的审视,毫无修饰和渲染地将听众拖入拉赫玛尼诺夫巨大的精神世界。

作为演奏家的拉赫玛尼诺夫,就像是一位游吟诗人。有批评家用“黑玫瑰”来形容他的演奏艺术。在他的演奏中,一种强烈的死亡感和活力感始终伴其左右,这种奇特的结合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表达方式:惨烈的、激动人心的、奔放的、悲哀的、幽默的。

拉赫玛尼诺夫去世后,很多音乐家发表了悼词,智利钢琴大师克劳迪奥·阿劳说:“他是自古至今最为优秀的钢琴家之一,并且是少数几个能够获得不朽声望的艺术家之一。”

后人证实了阿劳的这一说法。



拉赫玛尼诺夫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。



拉赫玛尼诺夫传记封面。



胜利留声机公司1924年发行《拉二》首录的广告。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